

Day 1 晚 不安定的夜

Irene從尾下集會回到寢室，打開門便是一片黑暗，她也懶得開燈，把包包隨意放在行李上，摸著黑走近床邊，往窗外望去，地底的天空沒有星星，只有夜幕低垂。遊行過後，是散落一地的彩屑和洩了氣的氣球，那些五彩繽紛被人們踐踏過，留下灰濛濛的傷痕，如同被丟棄的布娃娃，頹敗地癱在路邊，連一點求救的聲音都發不出來。在Irene眼裡，所有繁華終將落盡，在一閃即逝的火光後轉為黯淡；又或者說，所有的美好事物裡都不該有灰，卻也都會有灰。Irene凝望著窗外，似是想起往事，讓她不禁咬緊下唇，幾乎要將下唇咬出血來，蒼白的臉被窗外的人造光源映得更像一張紙，毫無一絲血色。她連鞋子也沒脫，整個人直接往後倒在床上，看著天花板，卻無法停止腦內的思考，各種顏色的回憶翻湧而上——白的、粉的、灰的、肉色的，全攪在一塊，成了稠密的黑色，讓人喘不過氣。

Irene起身，褪去鞋子和衣裳，拎起浴袍走進浴室。她看著梳妝鏡裡的自己，上了淡彩的臉，披散著的棕色髮絲，而在赤裸的胸部上隱隱約約能看見幾個圓形的傷痕，視線往下，腹部除了長年鍛鍊的些微肌肉線條，也能看到上面有一道道疤痕，左腰側是用花體字寫著“Vita Brevis”的刺青，她早已看慣這殘破不堪、滿布痕跡的軀體，過往的床伴曾經問她傷痕的來歷，她總是說，「不覺得帶點疤痕的女人更性感嗎」，她沒說謊，不過只向一個人說過真實的故事。她對著鏡子卸下臉上的妝，栗色的眼裡沒了平時的光彩，徒留疲憊和難堪的她。她低頭，看著手上的薔薇藤蔓刺青，左手手指撫上看似平滑的肌膚，感受著肌膚突起的疤痕，她不記得每一道疤痕的來歷，只記得是她一手造成的。

「從1到10，1最低，10最高，你今天的心情有幾分？」她想起那道清亮的聲音，輕聲對著鏡子回答，也許是3。

時間晚了，她踏進剛放滿熱水的浴缸內，讓熱水包裹著自己，試圖驅逐一點寒冷。

蒼白的肌膚被熱水泡得帶點粉紅，Irene起身，穿上浴袍，刷過牙，抹點保養品，原先想在日誌裡寫些東西，最後作罷，喝完一杯溫水後上床休息。

她睡得很沉，寧靜地像隻慵懶的貓，半晌後，卻蹙起好看的眉。

//

Irene感覺到眼前是一塊面罩，遮擋住她的視線，隱隱約約卻可感受到周遭有光源。她動動手，卻發現雙手被禁錮在椅子上，冰涼的木頭貼著她，她感覺到自己是一絲不掛的狀態。

「喀搭——」門被打開。

「是誰？」Irene心想，緊接著，她聽見皮鞋踏在地板上，發出「扣——扣——」的聲音，一陣煙味離她越來越近。這陣煙味裡混著大麻的味道，Irene不禁想逃離，她知道這是甚麼情境，卻動彈不得。

她慌亂，她想醒來。

“Irene Vancamps.”男人的聲音從上方傳來，她不由得抬頭，這陣聲音她再熟悉不過，是惡魔的聲音。

“I’ve told you before, don’t you dare run away?” 男人的聲音湊在Irene的耳邊，語畢，她感覺到耳廓一陣濕熱，她猜那是男人刻意舔著她的耳朵，這個行為讓她不禁顫慄，緊接著，她感受到男人帶著皮手套的手挑起她的下巴，另一隻手的手指侵入她的口腔內，連皮手套都沒取下，她能聞到皮革的味道，讓她作嘔，而突入的手指更是讓她感到一陣反胃。

「嘔……」手指在口腔的不適感與皮革的味道，讓她想吐。

「含住。」男人冷峻的聲音響起，Irene搖搖頭。

「叫你含住。」男人的聲音又冷了一階，這回，Irene感受到冰涼的胸口一陣熱燙，她又聞到燒焦味，讓她不禁吃痛地呻吟出聲，這樣的聲音卻讓男人更加興奮，她感受到男人俯身湊近自己，煙氣呼在她臉上，低沉地說：「那麼美的胸脯呢，真捨不得用菸燙阿，不過既然你不乖，就要給你懲罰——」男人的手微微出力，逼迫Irene闔起下顎，將男人的手指含著。

「可別鬆開喔。」像在哄小孩似的聲音在Irene耳畔響起，男人的手指在Irene的嘴裡翻攪，逗弄著她的舌頭，手指竄過口腔的每個角落，另一隻手則揉捏著Irene的乳頭，輕輕擠壓著，拉著，讓Irene忍不住溢出一絲又一絲破碎的悶哼聲。男人的手指更模仿起性器進出的方式，在Irene嘴裡抽送著。

不適感讓Irene眼角閃著生理性的淚水，沾濕了眼罩，而就在此刻，男人解下Irene臉上的眼罩。突如其來的光亮讓Irene有些睜不開眼，男人的手指退出她的嘴，她以為男人會就此罷手，她以為她能夠從過往這個夢裡趕快醒來。

取而代之的，是男人勃發的性器，完全沒有一點喘息的時間，便搗入Irene的嘴裡，取代原先手指的位置——

//

“NO——” Irene尖叫出聲，在床上坐起，全身上下早已沾滿冷汗。

她大口大口喘著氣，起身倒了杯溫水，脫去黏膩的衣服走到浴室沖了冷水澡，這讓她稍微冷靜下來，腦海裡卻交雜的過往的回憶與方才的夢境，混濁到辨別不出哪邊是夢境，哪邊是現實。

她換上新衣，拿了菸灰缸坐到窗台邊，抽起帶來的市售菸。

尼古丁充斥她的肺腔，她無神地望著房內一片漆黑虛無，捻熄一根菸，把頭埋進雙腿之間，她以為過了那麼久，回憶不會重新再來攪局。

她想起在尾下集會隨手抽到的塔羅牌，正位塔被雷打中而傾頹，兩人從塔上墜落，她閉上眼，揉揉眉心。雖然她不懂塔羅牌，但是她確實覺得，自己正在向下墜落，像那張卡牌一般糟糕的處境。

外頭傳來窸窣窸窣的聲音，打斷Irene的思考。

「那條通道究竟在哪呀，情報上的週邊建築，都沒有什麼破綻。」

「盡早給我新情報，我的身分差不多要暴露了，要是被安全系統掃描出來，就待不下去了。」

Irene往窗外一望，是一名穿著黑石服務員衣物的男子。她覺得男子的模樣有點熟悉。

「似乎是，早上被追捕的那位？」她心想。

男子身手矯健，即使穿著裙裝，仍然迅速爬上四樓的窗台，翻身進入一間房裡，Irene皺眉——男子嘴裡所言的「情報」意味著甚麼？週邊建築的破綻？

他到底在說些什麼？長年工作訓練出來的直覺讓Irene不禁有些在意，原本她打算去看看，想想又覺得不妥——萬一那間房裡有住人，自己豈不成了入侵者？

她拿出黑石呼叫器，告訴了服務員，在四樓左邊第三戶，有奇怪的人。

「其他的，就交給園方處理吧。」Irene心想，又抽起菸。

在她抽完第二根菸後，有人來敲門。

她拉開門，是一名黑石服務員。服務員告訴她，那間房並沒有任何異樣，也沒有房客入住紀錄，並表示會加強巡邏，又給了Irene一包褪黑激素咀嚼片。

Irene點點頭，關上門。

即使對今天發生的怪事感到狐疑，Irene卻已無力多做思考。

她坐在窗台邊，整夜無眠。

/END